

◆昭陵史话

青石中的低语

——武冈城墙走笔

熊 烨

阳光泼在武冈古城墙的青石上。青石裂缝间钻出的丛丛小树，叶子蔫了，根须却倔强地往石缝深处扎。门洞里热风裹着三轮车的颠簸声，碾过北宋的夯土、明朝的硝烟、中华民国的弹片，最后落在—块广告牌上，碎成一地零落的回响。

此刻，一位老人汗流满面，走在这一段古老的城墙上。草帽扇动的风掠过他斑白的鬓角，却压不住眼底的灼灼光亮。他蹲下身，指尖摩挲着青石间一道斧凿的旧痕，忽然抬头对身后的人叹道：“宝贝啊，宝贝啊！”老人叫阮仪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他促成了平遥、周庄、丽江、苏州、凤凰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就出自他的手笔。人们称他“古城卫士”。他却总摇头：“我不过是替这些石头说话。”

已故作家夏云华曾抱着一摞泛黄的手稿，在北京的一个出版社走廊里来回踱步。编辑将烟灰掸在“中国第一古县城”的标题上，嗤笑道：“武冈？比武冈有名的古城多了去！”夏云华不争辩，只翻开县志，指尖点住三行字：糯米桐油黏合的青石城墙、比比萨斜塔早五百年的花塔……多年后，夏云华在小说《花落古城》里写道：“武冈的砖缝里嵌着半部中国南方的断代史——有人读作王侯将相，有人读作蝼蚁苍生。”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对一道已有点残破的城墙如此感兴趣呢？在湖南境内有一句古俗语：“宝庆狮子东安塔，武冈城墙盖天下。”这青石垒砌的城墙，也是“中国南

方青石城墙的典范”。

东汉永和五年(140)，汉桓帝的诏书越过中原的麦浪，落在武陵蛮的深山里。窦应明率军南下。“伐蛮筑城”四字轻飘飘写在史书里，落在武冈却是千斤重的命运。最初的城墙是土石夯的，掺着南方的红黏土和戍卒的血汗。士卒们白日挥木杵，夜晚枕箭囊，或许至死也不明白：他们垒砌的不仅是城墙，更是中原王朝向南扩张的野心。到了北宋大观四年(1110)，武冈由县升为军。朝廷在此设军学、武学，刀枪剑戟的寒光驱散了蛮地的瘴气。土城墙被重新夯筑，周长十余里，城门上立起五丈高的醴楼。元末，城为战火所焚。

明洪武四年(1371)，江阴侯吴良在废墟上，下令“改土为石”。采石场里，铁凿叮当昼夜不息。千斤重的方石被牛车拖过泥泞的山道，石匠的号子声里混着监工的鞭响。糯米汁混桐油，在铁锅里熬成黏稠的黑浆，工匠用木勺舀起，浇进石缝时腾起的热气灼伤了不少人的眼。城墙落成那日，吴良策马绕城三周，马蹄铁溅起火星。纵使宝庆狮子楼雕梁画栋，东安凌云塔高耸入云，论起“一石抵万军”的实用匠心，终究逊了三分。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元璋第十八子朱榘迁居武冈，征发五千民夫扩建王城。石匠刘大因凿石失误，被斩首于清渠门下。其妻抱着三岁幼子投渠自尽，尸体卡在水关闸槽中，三日后才被捞出。那些泛着冷光的青石，既托起王权，也吞下白骨——这或许才是“盖天下”的另一层隐喻。

……

南明永历元年(1647)，桂王朱由榔改武冈为奉天府，在此祭天称帝。清军铁骑围城时，守将刘承胤以城墙为盾，六退敌军。五个月后，桂王流亡。青石城墙冷眼看着龙旗起落，砖缝里积攒的硝烟，比任何史书都更懂“盖天下”的代价。

1971年秋，武冈城墙的青石被一块一块地拆卸，运往威溪水库的工地上。老石匠周永福在日记里写：“一锤下去，石上只留白点，虎口却裂了。”但一千二百七十六块青石条还是沉入了水底。2019年，水库清淤捞出四十三块残石，其中一块上面刻着：“洪武二十四年监造。”可即便是残垣断壁，那些深埋地下的青石根基，仍在默默撑起“南方青石城墙典范”的尊严。

宣风楼重建时，地基里挖出明代火药罐，硫黄粉依旧刺鼻。说起城墙的历史，文化街的茶馆里，九十岁的周贤政滔滔不绝，最终却指指斑驳石壁：“它记得的，比我更多。”是的，那些被风雨剥蚀的青石总是在粗粝中藏着湘西南最硬气的命脉。

有一个黄昏，我站在威溪水库边。夕阳将水面染成血色。我忽然就想起那些青石条，它们在水底排列成阵，好像一群溺毙的巨兽，心里竟然生出一阵莫名的伤感来。城墙终将沉入大地，但石缝里的小树木年年返青。或许当最后一块青石化为齑粉，树根会裹着历史的碎屑，长成新的传说。到那时，人们依然会说：南方的青石城墙千万座，唯有武冈城墙的筋骨，撑起了半部华夏历史。

(熊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六岭杂谈

我家的三角梅

禹长贵

我喜欢花草，所以，当年新房装修时，就特意在主卧室阳台建了一个两平方米的微型花园。乔迁新居后，我先后在这里栽种过葡萄苗和金银花苗，可就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一气之下，就把这些不成材的藤连根拔起。

自从2016年8月在阳台上栽养三角梅后，每年不出家门就有十个月的时间可赏花。最初，我在花市上买了三棵鲜红色含苞待放的三角梅。移栽到肥沃土地中的三角梅，如饥似渴地汲取大自然的阳光和养分，树冠迅速长高扩大，花儿开得又红又艳。当年的国庆小长假，我刚参加工作的女儿第一次带男朋友来家拜访我们。这三棵三角梅以盛开的方式，迎接第一次远道而来的客人。为了营造温馨家园，我和爱妻商议再买几棵其他品种的三角梅摆放在另两个阳台上。两年下来，我家栽种了包括紫红色、鲜红色、粉红色的三角梅共十棵。

三角梅，为紫茉莉科叶子花属木本植物。它原产南美洲，喜温暖湿润、阳光充足，不耐寒特怕冻。对土壤要求不高，微酸性、排水良好的土壤

最佳。三角梅一年内可多次开花，每批次花期在一二个月左右，以5月到10月为甚，基本上是从每年的3月次第开，到12月纷纷落。我家的十棵三角梅树要么同时盛开，要么这棵落完那棵盛开。以红为基色的绚丽花簇成为资江畔一道靓丽的风景，吸引着不少在健身步道上休闲的行人驻足观赏。

栽养了花草后，最大的麻烦就是不能离家在外面久住。否则，这些宝贝花草就会干枯。去年暑假，我妻思孙心切，我又忙于工作，就让妻先去南京女儿家看外孙，我等到8月份休年假时再去南京。妻身在外面，心却惦记着家里的花草，不时提醒浇水，生怕花草在高温酷暑季缺水枯萎。于是，我就在上高铁前把家里的花草修剪并淋透。然后，又剪了二十来支各色含苞待放的三角梅放在装有营养液的玻璃花瓶中，准备带到南京去。从邵阳至南京一千多公里的旅途，我这花瓶中鲜艳的三角梅成为了高铁上最靓丽的一道风景，吸引了不少乘客的眼球。

插 秧

胡秋娥

提起插秧，脑子里就有挥之不去的阴影。

每到五一劳动节前就会插早稻秧。父亲前一天就用画行器画了行，当第二天浑浊的泥水变得澄清，一条条行路就会清晰可见。母亲天不亮就去拔秧苗，等到我们吃完早饭来插秧时，母亲已经挑着秧捆悠悠地到了水田边，她每隔一段距离丢一把秧。大哥率先下田埋头插秧，紧接着二哥也下了田，只有我一个人在田坎上踌躇着。是因为什么不敢下田呢？原因是水里有一种我害怕的东西——蚂蝗。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水里没蚂蝗了，都被碾铵肥熬死了。”

“呸！你看那水面上不是漂着蚂蝗的尸体。”母亲一边解秧一边继续给我打强心针。我看向水田，确实，水面浮着许多泥鳅和蚂蝗的已经僵硬了的尸体，而且我还闻到碾铵肥发出的刺鼻的气味。我便信任了母亲说的话，缓缓地下了田，田里的水凉冰冰的。起初，我还瞻前顾后，提防着蚂蝗吸上腿。许久过去了，也没发现有蚂蝗，于是，我放心大胆地插起秧来，坚信田里的蚂蝗都死光了。

母亲跟在我身边，一边飞快地插秧一边忙着教我：怎样插得不深不浅有利于发蔸，怎样插不会浮蔸，又怎样分秧才能速度快。我越插越快，越插越好。看着那一行行好像自己变魔术变出来一样的秧苗，自豪感顿时满满。连难得夸人的父亲也夸了我几句。我顿时飘起来了，却没想到水田里还有漏网之“鱼”。

突然，小腿肚上传来尖锐的疼痛。我敏感地从泥水里抽出脚，赫然发现一条黑黑的蚂

蝗正牢牢地吸在上面。我吓得不轻，忙抽出另一只脚看了一下，上面也有两条。一条吸饱了血的蚂蝗在我提腿的时候已缩做一团顺着腿肚滚了下来，一股鲜血顿时从腿上流下来。我壮着胆企图用手扯另一条蚂蝗。蚂蝗软绵绵的，一触着它，我心里就哆嗦并打着寒颤。它紧紧地吸着，纹丝不动。我带着哭腔求身旁的二哥帮忙。二哥说，“不就是一条蚂蝗，怕什么？扯下来远远丢掉就可以了。”二哥继续插秧，完全没有帮忙的意思。好不容易扯下一条，可它却又吸着手指甩不下来。另一只手去帮忙，它又吸着另一只手，来回反复，我崩溃地大哭起来。这时，又有几条蚂蝗闻着血腥味朝着我的腿游过来，我吓得又蹦又跳，不顾形象地在水田里狂奔起来，一不小心跌倒了，脸上身上糊满了泥巴，活像个泥人。大哥二哥看着我狼狈的样子，都直起了腰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也笑起来。母亲立刻放下手中的秧，紧走几步到我身边一把把我从泥里扯出来，拉着我朝田坎上走去。她用石子把蚂蝗从我腿上刮下来，并在蚂蝗身上狠狠地砸了几下。

看着水田里被自己搅浑得看不见行路的水和被踩得东倒西歪的秧苗，一种愧疚顿时涌上心头。

从那以后，父母亲就再没让我下过水田。再后来，我去了南方打工，接触农事更少了。十多年后，偶然一次经过那丘水田。田虽已易主，但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那个早晨被蚂蝗吓得崩溃的我和兄长们的哈哈笑声……一切似乎很远又很近。

(胡秋娥，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湖湘三百六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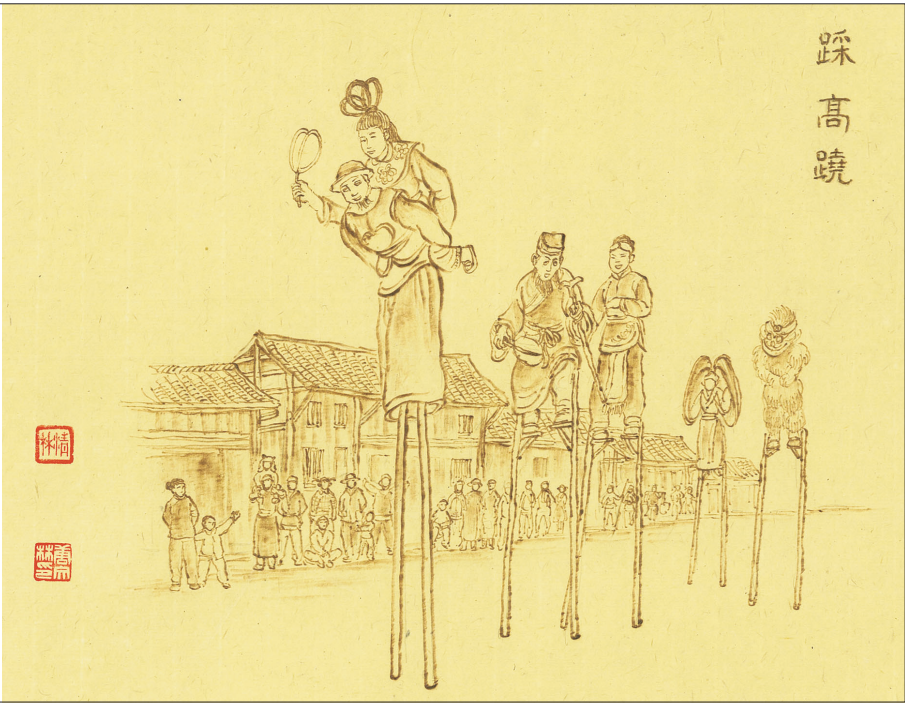
踩高跷

唐文林 王艳萍

踩高跷是群众性舞蹈技艺表演形式之一。“高跷”谐音“高瞧”，踩在高跷上，站高望远，寓意着新的一年步步高，饱含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踩高跷多出现在一些民间节日里，由舞者脚上绑着长木跷，身着戏装，浓妆艳抹，且歌且舞，难度大、技巧性强，很受欢迎。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日益增多，会踩高跷的老艺人们正在逐渐老去，而年轻人不愿意学，这项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可能。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我的成长之路

泓 淳

初中的时候，一次我妈出差，把我托付给外婆。那个周日晚上，我跟外婆说，没带课本，要回家拿，并在自己家睡。然后我直接跑去网吧，准备玩一个通宵游戏，第二天再去上学。玩到午夜的时候，QQ上突然收到妈妈的消息：“你在哪？快回家！”我意识到自己暴露了。原来，外婆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特意跑去看我了。母亲回来后，为此大发雷霆，怒吼着对我说：“你别在我这里了，去你爸家生活吧。”

爸妈离婚后，我跟随母亲生活。从此，父亲在我面前变得温和，再也不会对我动手。而母亲，却在管教我的岁月中，变得严厉而暴躁。每次起了冲突，她搞不定我，就只剩最后一招：我管不了你，你去你爸那里。

那时候，我爸的房子还没有装修好，他住他女朋友家里。那阿姨人挺好的。在我住过去的第一个周末，为了缓解我的情绪，他们在晚饭后带着我到公园的山上放孔明灯。在孔明灯上写下愿望时，我用手遮着，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写下“快点长大”四个字后，我们一起把灯点燃放飞了。过了一天，爸爸找我聊天，非常温柔地问我：“小伙子，你为啥想快点长大？”我意识到他看到我写的内容了，便随便搪塞了两句。

又过了一两天，班主任下课把我喊去了办公室，说我妈妈只是为了惩罚我吓一下我才说让我去爸那，说我过两天还是搬回去住更利于学习；然后我爸的意思也是让我回去，认为我妈能更好地教育我。最终我还是回到妈妈那去了……

后来的高中时期，关于和母亲的过往，在记忆里最深刻的部分，是无止境的争吵和争吵过后留下来的一本我记录母亲刺痛

我的话语的笔记，以及晚自习回家上床睡觉时听到她仍在书房敲打键盘码字工作的声音。好在我最后还是勉强考上了一个一本大学。填志愿时，我是先选城市再选大学，一所湖南的学校都没有填，心里想着能远一点就远一点，最后去了成都。

到大学的第一天，母亲指挥我去办理接下来的手续，她自己打扫起了宿舍卫生。学校卖的床单被套，母亲洗了好几盆水。因为掉色严重，她担心影响我的健康，后来她还特意网购了新的被单给我。收拾了床铺衣柜和桌子，母亲把上下铺的梯柜也翻开了，里面有很多蟑螂屎。对气味敏感的她，不顾我的劝，皱着眉忍着恶心，清扫干净。可惜住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又换了宿舍，告诉她时，她怔了一下。好多事似乎都是这样，我没接住她对我的好。

弄完这些琐事，我在校门口送别了母亲。母亲上车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应该是好好学习保重自己之类的话，我记不太清了，但印象深刻的是她说她哭了。当时还挺震撼的，在我青春期成长的这一路上，我们母子俩的温情时刻真的不多。而当时的我，为了躲避这种让自己心头一酸的感觉，潜意识里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了，就没放在心上。两年后，我表弟考上了新疆的大学，我跟着姨妈送他离开时，目睹了和我母亲一样强势的她正眼眶红润着。

在成都“天高皇帝远”，我整日玩耍，荒废了学业……后来在母亲的帮助下，我还是有了一定方向，也明白一些道理。人并不应该是只为自己而活的，当然也可以只为自己而活，但是从只在意自己，到在意身边人，甚至到在意整个社会或者国家，不同层面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有能力的话，尽量多做一点，那种归属感和价值感，放在以前我甚至会毫不在意，但现在我似乎开始慢慢明白其中的奥妙。

想起以前听说过的一段话，说是一个人十岁时觉得父母无所不能，二十多岁时觉得也有不对，三十岁觉得父母甚至愚昧，四十岁发觉自己不对，五十岁醒悟父母说的尽是箴言。

那年春节，和母亲一起看了电影《你好，李焕英》，最后那段令人泪目。我其实情绪很激动很想落泪，但是偷瞥了一眼母亲，她眼中似乎没泛着泪光，于是心中默默扇了自己一巴掌并告诉自己：“她没哭，你也别哭！”后来才知道，其实她也哭了，只是有意躲开了我的视线。

也曾期待，什么时候可以在母亲怀里再失声大哭一次。但我更希望的是，能看到彼此更多开心的笑。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